資治通鑑/卷20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一 唐紀十七

► 卷二百二

起玄黓閹茂八月，盡上章困敦，凡八年有奇。

資治通鑑 第201卷
卷第二百一

【唐紀十七】　起玄黓閹茂八月，盡上章困敦，凡八年有奇。

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之上龍朔二年（壬戌，公元六六二年）

八月，壬寅，以許敬宗為太子少師、同東西台三品、知西台事。

九月，戊寅，初令八品、九品衣碧。

冬，十月，丁酉，上幸驪山溫湯，太子監國；丁未，還宮。

庚戌，西台侍郎陝人上官儀同東西台三品。

癸丑，詔以四年正月有事於泰山，仍以來年二月幸東都。

左相許圉師之子奉輦直長自然，遊獵犯人田，田主怒，自然以鳴鏑射之。圉師杖自然一

百而不以聞。田主詣司憲訟之，司憲大夫楊德裔不為治。西台舍人袁公瑜遣人易姓名上封事告之，上曰：「圉師為宰相，侵陵百姓，匿而不言，豈非作威作福！」圉師謝曰：「臣備位樞軸，以直道事陛下，不能悉允眾心，故為人所攻訐。至於作威福者，或手握強兵，或身居重鎮；臣以文吏，奉事聖明，惟知閉門自守，何敢作威福！」上怒曰：「汝恨無兵邪！」許敬宗曰：「人臣如此，罪不容誅。」遽令引出。詔特免官。癸酉，立皇子旭輪為殷王。

十二月，戊申，詔以方討高麗、百濟，河北之民，勞於征役，其封泰山、幸東都並停。

風海道總管蘇海政受詔討龜茲，救興昔亡、繼往絕二可汗發兵與之俱。至興昔亡之境，繼往絕素與興昔亡有怨，密謂海政曰：「彌射謀反，請誅之。」時海政兵才數千，集軍吏謀曰：「彌射若反，我輩無□類，不如先事誅之。」乃矯稱敕，令大總管繼帛數萬段賜可汗及諸酋長，興昔亡帥其徒受賜，海政悉收斬之。其鼠尼施、拔塞干兩部亡走，海政與繼往絕追討，平之。軍還，至疏勒南，弓月部復引吐蕃之眾來，欲與唐兵戰；海政以師老不敢戰，以軍資賂吐蕃，約和而還。由是諸部落皆以興昔亡為冤，各有離心。繼往絕尋卒，十姓無主，有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收其餘眾附於吐蕃。

是歲，西突厥寇庭州，刺史來濟將兵拒之，謂其眾曰：「吾久當死，幸蒙存全以至今日，當以身報國！」遂不釋甲冑，赴敵而死。

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之上龍朔三年（癸亥，公元六六三年）

春，正月，左武衛將軍鄭仁泰討鐵勒叛者餘種，悉平之。

乙酉，以李義府為右相，仍知選事。

二月，徙燕然都護府於回紇，更名瀚海都護；徙故瀚海都護於雲中古城，更名雲中都護。以磧為境，磧北州府皆隸瀚海，磧南隸雲中。

三月，許圉師再貶虔州刺史，楊德裔以阿黨流庭州，圉師子文思、自然並免官。

右相河間郡公李義府典選，恃中宮之勢，專以賣官為事，銓綜無次，怨讟盈路，上頗聞之，從容謂義府曰：「卿子及婿頗不謹，多為非法。我尚為卿掩覆，卿宜戒之！」義府

勃然變色，頸、頰俱張，曰：「誰告陛下？」上曰：「但我言如是，何必就我索其所從得邪！」義府殊不引咎，緩步而去。上由是不悅。

望氣者杜元紀謂義府所居第有獄氣，宜積錢二十萬緡以厭之，義府信之，聚斂尤急。義府居母喪，朔望給哭假，輒微服與元紀出城東，登古塚，候望氣色，或告義府窺覘災眚，陰有異圖。又遣其子右司議郎津召長孫無忌之孫延，受其錢七百緡，除延司津監，右金吾倉曹參軍楊行穎告之。夏，四月，乙丑，下義府獄，遣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與御史、詳刑共鞫之，仍命司空李勣監焉。事皆有實。戊子，詔義府除名，流嶲州；津除名，流振州；諸子及婿並除名，流庭州。朝野莫不稱慶。

或作河間道行軍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，膀之通衢。義府多取人奴婢，及敗，各散歸其家，故其露布云：「混奴婢而亂放，各識家而競入。」乙未，置雞林大都督府於新羅國，以金法敏為之。

丙午，蓬萊宮含元殿成，上始移仗居之，更命故宮曰西內。戊申，始御紫宸殿聽政。

五月，壬午，柳州蠻酋吳君解反；遣冀州長史劉伯英、右武衛將軍馮士翽發嶺南兵討之。

吐蕃與吐谷渾互相攻，各遣使上表論曲直，更來求援；上皆不許。

吐谷渾之臣素和貴有罪，逃奔吐蕃，具言吐谷渾虛實，吐蕃發兵擊吐谷渾，大破之，吐谷渾可汗曷缽與弘化公主帥數千帳棄國走依涼州，請徙居內地。上以涼州都督鄭仁泰為青海道行軍大總管，帥右武衛將軍獨孤卿雲、辛文陵等分屯涼、鄯二州，以備吐蕃。六月，戊申，又以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為安集大使，節度諸軍，為吐谷渾之援。

吐蕃祿東贊屯青海，遣使者論仲琮入見，表陳吐谷渾之罪，且請和親。上不許，遣左衛郎將劉文祥使於吐蕃，降璽書責讓之。

秋，八月，戊申，上以海東累歲用兵，百姓困於徵調，士卒戰溺死者甚眾，詔罷三十六州所造船，遣司元太常伯竇德玄等分詣十道，問人疾苦，黜陟官吏。德玄，毅之曾孫也。

九月，戊午，熊津道行軍總管、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等破百濟餘眾及倭兵於白江，拔其周留城。

初，劉仁願、劉仁軌既克真峴城，詔孫仁師將兵浮海助之。百濟王豐南引倭人以拒唐兵。仁師與仁願、仁軌合兵，勢大振。諸將以加林城水陸之沖，欲先攻之，仁軌曰：「加林險固，急攻則傷士卒，緩之則曠日持久。周留城，虜之巢穴，群凶所聚，除惡務本，宜先攻之，若克周留，諸城自下。」於是仁師、仁願與新羅王法敏將陸軍以進，仁軌與別將杜爽、撫餘隆將水軍及糧船自熊津入白江，以會陸軍，同趣周留城。遇倭兵於白江口，四戰皆捷，焚其舟四百艘，煙炎灼天，海水皆赤。百濟王豐脫身奔高麗，王子忠勝、忠志等帥眾降，百濟盡平，唯別帥遲受信據任存城，不下。

初，百濟西部人黑齒常之，長七尺餘，驍勇有謀略，仕百濟為達率兼郡將，猶中國刺史也。蘇定方克百濟，常之帥所部隨眾降。定方縶其王及太子，縱兵劫掠，壯者多死。常之懼，與左右十餘人遁歸本部，收集亡散，保任存山，結柵以自固，旬月間歸附者三萬餘人。定方遣兵攻之，常之拒戰，唐兵不利；常之復取二百餘城，定方不能克而還。常之與別部將沙吒相如各據險以應福信，百濟既敗，皆帥其眾降。劉仁軌使常之、相如自將其眾，取任存城，仍以糧仗助之。孫仁帥曰：「此屬獸心，何可信也！」仁軌曰：「吾觀二人皆忠勇有謀，敦信重義；但向者所托，未得其人，今正是其感激立效之時，不用疑也。」遂給其糧仗，分兵隨之，攻拔任存城，遲受信棄妻子，奔高麗。

詔劉仁軌將兵鎮百濟，召孫仁帥、劉仁願還。百濟兵火之餘，比屋凋殘，殭屍滿野。仁軌始命瘞骸骨，籍戶口，理村聚，署官長，通道塗，立橋樑，補堤堰，復陂塘，課耕桑，賑貧乏，養孤老，立唐社稷，頒正朔及廟諱；百濟大悅，闔境各安其業。然後修屯田，儲糗糧，訓士卒，以圖高麗。

劉仁願至京帥，上問之曰：「卿在海東，前後奏事，皆合機宜，復有文理。卿本武人，何能如是？」仁願曰：「此皆劉仁軌所為，非臣所及也。」上悅，加仁軌六階，正除帶方州刺史，為築第長安，厚賜其妻子，遣使繼璽書勞勉之。上官儀曰：「仁軌遭黜削而能盡忠，仁願秉節制而能推賢，皆可謂君子矣。」

冬，十月，辛巳朔，詔太子每五日於光順門內視諸司奏事，其事之小者，皆委太子決之。

十二月，庚子，詔改來年元。

壬寅，以安西都護高賢為行軍總管，將兵擊弓月以救于闐。

是歲，大食擊波斯、拂菻，破之；南侵婆羅門，吞滅諸胡，勝兵四十餘萬。

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之上麟德元年（甲子，公元六六四年）

春，正月，甲子，改雲中都護府為單于大都護府，以殷王旭輪為單于大都護。

初，李靖破突厥，遷三百帳於雲中城，阿史德氏為其長。至是，部落漸眾，阿史德氏詣闕，請如胡法立親王為可汗以統之。上召見，謂曰：「今之可汗，古之單于也。」故更為單于都護府，而使殷王遙領之。

二月，戊子，上行幸萬年宮。

夏，四月，壬子，衛州刺史道孝王元慶薨。

丙午，魏州刺史郇公孝協坐贓，賜死。司宗卿隴西王傅義等奏孝協父叔良死王事，孝協無兄弟，恐絕嗣。上曰：「畫一之法，不以親疏異制，苟害百姓，雖皇太子亦所不赦。孝協有一子，何憂乏祀乎！」孝協竟自盡於第。

五月，戊申朔，遂州刺史許悼王孝薨。

乙卯，於昆明之弄棟川置姚州都督府。

秋，七月，丁未朔，詔以三年正月有事於岱宗。

八月，丙子，車駕還京師，幸舊宅，留七月；壬午，還蓬萊宮。

丁亥，以司列太常伯劉祥道兼右相，大司憲竇德玄為司元太常伯、檢校左相。冬，十月，庚辰，檢校熊津都督劉仁軌上言：「臣伏睹所存戍兵，疲羸者多，勇健者少，衣服貧敝，唯思西歸，無心展效。臣問以『往在海西，見百姓人人應募，爭欲從軍，或請自辦衣糧，謂之「義征」，何為今日士卒如此？』鹹言：『今日官府與曩時不同，人心亦殊。曩時東西征役，身沒王事，並蒙敕使弔祭，追贈官爵，或以死者官爵回授之弟，凡渡遼海者，皆賜勳一轉。自顯慶五年以來，徵人屢經渡海，官不記錄，其死者亦無人誰何。州縣每

發百姓為兵，其壯而富者，行錢參逐，皆亡匿得免；貧者身雖老弱，被發即行。頃者破百濟及平壤苦戰，當是時，將帥號令，許以勳賞，無所不至；及達西岸，惟聞枷鎖推禁，奪賜破勳，州縣追呼，無以自存，公私因弊，不可悉言。以是昨發海西之日，已有逃亡自殘者，非獨至海外而然也。又，本因征役勳級以為榮寵；而比年出征，皆使勳官挽引，勞苦與白丁無殊，百姓不願從軍，率皆由此。』臣又問：『曩日士卒留鎮五年，尚得支濟，今爾等始經一年，何為如此單露？』鹹言：『初發家日，惟令備一年資裝；今已二年，未有還期。』臣檢校軍士所留衣，今冬僅可充事，來秋以往，全無準擬。陛下留兵海外，欲殄滅高麗。百濟、高麗，舊相黨援，倭人雖遠，亦共為影響，若無鎮兵，還成一國。今既資戍守，又置屯田，所借士卒同心同德，而眾有此議，何望成功！自非有所更張，厚加慰勞，明賞重罰以起士心，若止如今日已前處置，恐師眾疲老，立效無日。逆耳之事，或無人為陛下盡言，故臣披露肝膽，昧死奏陳。」

上深納其言，遣右威衛將軍劉仁願將兵渡海以代舊鎮之兵，仍敕仁軌俱還。仁軌謂仁願曰：「國家懸軍海外，欲以經略高麗，其事非易。今收穫未畢，而軍吏與士卒一時代去，軍將又歸；夷人新服，眾心未安，必將生變。不如且留舊兵，漸令收穫，辦具資糧，節級遣還；軍將且留鎮撫，未可還也。」仁願曰：「吾前還海西，大遭讒謗，雲吾多留兵眾，謀據海東，幾不免禍。今日唯知准敕，豈敢擅有所為！」仁軌曰：「人臣苟利於國，知無不為，豈恤其私！」乃上表陳便宜，自請留鎮海東。上從之。仍以扶餘隆為熊津都尉，使招輯其餘眾。

初，武后能屈身忍辱，奉順上意，故上排群議而立之；及得志，專作威福，上欲有所為，動為后所制，上不勝其忿。有道士郭行真，出入禁中，嘗為厭勝之術，宦者王伏勝發之。上大怒，密召西召侍郎、同東西台三品上官儀議之。儀因言：「皇后專恣，海內所不與，請廢之。」上意亦以為然，即命儀草詔。

左右奔告於后，后遽詣上自訴。詔草猶在上所，上羞縮不忍，復待之如初；猶恐后怨怒，因紿之曰：「我初無此心，皆上官儀教我。」儀先為陳王咨議，與王伏勝俱事故太子忠，后於是使許敬宗誣奏儀、伏勝與忠謀大逆。十二月，丙戌，儀下獄，與其子庭芝、王伏勝皆死，籍沒其家。戊子，賜忠死於流所。右相劉祥道坐與儀善，罷政事，為司禮太常伯，左肅機鄭欽泰等朝士流貶者甚眾，皆坐與儀交通故也。

自是上每視事，則后垂簾於後，政無大小皆與聞之。天下大權，悉歸中宮，黜陟、生殺，決於其口，天子拱手而已，中外謂之二聖。

太子右中護、檢校西台侍郎樂彥瑋、西台侍郎孫處約並同東西台三品。

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之上麟德二年（乙丑，公元六六五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丁卯，吐蕃遣使入見，請復與吐谷渾和親，仍求赤水地畜牧，上不許。

二月，壬午，車駕發京師，丁酉，至合璧宮。

上語及隋煬帝，謂侍臣曰：「煬帝拒諫而亡，朕常以為戒，虛心求諫；而竟無諫者，何也？」李勣對曰：「陛下所為盡善，群臣無得而諫。」

三月，甲寅，以兼司戎太常伯姜恪同東西台三品。恪，寶誼之子也。

辛未，東都乾元殿成。閏月，壬申朔，車駕至東都。

疏勒弓月引吐蕃侵于闐。敕西州都督崔知辯、左武衛將軍曹繼叔將兵救之。

夏，四月，戊辰，左侍極陸敦信檢校右相；西台侍郎孫處約、太子右中護、檢校西台侍郎樂彥瑋並罷政事。

秘閣郎中李淳風以傅仁均《戊寅歷》推步浸疏，乃增損劉焯《皇極歷》，更撰《麟德歷》；五月，辛卯，行之。

秋，七月，己丑，兗州都督鄧康王元裕薨。

上命熊津都尉扶餘隆與新羅王法敏釋去舊怨；八月，壬子，同盟於熊津城。劉仁軌以新羅、百濟、耽羅、倭國使者浮海西還，會祠泰山，高麗亦遣太子福男來侍祠。

冬，十月，癸丑，皇后表稱「封禪舊儀，祭皇地示氏，太后昭配，而令公卿行事，禮有未發，至日，妾請帥內外命婦奠獻。」詔：「禪社首以皇后為亞獻，越國太妃燕氏為終獻。」壬戌，詔：「封禪壇所設上帝、后土位，先用蒿秸、陶匏等，並宜改用茵褥、罍爵，其諸郊祀亦宜准此。」又詔：「自今郊廟享宴，文舞用《功成慶善之樂》，武舞用

《神功破陳之樂》。」

丙寅，上發東都，從駕文武儀仗，數百里不絕。列營置幕，彌亙原野。東自高麗，西至波斯、烏長諸國朝會者，各帥其屬扈從，穹廬毳幕，牛羊駝馬，填咽道路。時比歲豐稔，米斗至五錢，麥、豆不列於市。

十一月，戊子，上至濮陽，竇德玄騎從。上問：「濮陽謂之帝丘，何也？」德玄不能對。許敬宗自後躍馬而前曰：「昔顓頊居此，故謂之帝丘。」上稱善。敬宗退，謂人曰：「大臣不可以無學；吾見德玄不能對，心實羞之。」德玄聞之，曰：「人各有能有不能，吾不強對以所不知，此吾所能也。」李勣曰：「敬宗多聞，信美矣；德玄之言亦善也。」

壽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，齊、隋、唐皆旌表其門。上過壽張，幸其宅，問所以能共居之故，公藝書「忍」字百餘以進。上善之，賜以縑帛。

十二月，丙午，車駕至齊州，留十日。丙辰，發靈巖頓，至泰山下，有司於山南為圓壇，山上為登封壇，社首山上為降禪方壇。

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之上乾封元年（丙寅，公元六六六年）

春，正月，戊辰朔，上祀昊天上帝於泰山南。己巳，登泰山，封玉牒，上帝冊藏以玉匱，配帝冊藏以金匱，皆纏以金繩，封以金泥，印以玉璽，藏以石□感。庚午，降禪於社首，祭皇地祇。上初獻畢，執事者皆趨下。宦者執帷，皇后升壇亞獻，帷帟皆以錦繡為之；酌酒，實俎豆，登歌，皆用宮人。壬申，上御朝覲壇，受朝賀；赦天下，改元。文武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等，四品已下加一階。先是階無泛加，皆以勞考敘進，至五品三品，仍奏取進止，至是始有泛階，比及末年，服緋者滿朝矣。

時大赦，惟長流人不聽還，李義府憂憤發病卒。自義府流竄，朝士日憂其復入，及聞其卒，眾心乃安。

丙戌，車駕發泰山；辛卯，至曲阜，贈孔子太師，以少牢致祭。癸未，至亳州，謁老君廟，上尊號曰太上玄元皇帝。丁丑，至東都，留六日；甲申，幸合璧宮；夏，四月，甲辰，至京師，謁太廟。

庚戌，左侍極兼檢校右相陸敦信以老疾辭職，拜大司成，兼左侍極，罷政事。

五月，庚寅，鑄乾封泉寶錢，一當十，俟期年盡廢舊錢。

高麗泉蓋蘇文卒，長子男生代為莫離支，初知國政，出巡諸城，使其弟男建、男產知留後事。或謂二弟曰：「男生惡二弟之逼，意欲除之，不如先為計。」二弟初未之信。又有告男生者曰：「二弟恐兄還奪其權，欲拒兄不納。」男生潛遣所親往平壤伺之，二弟收掩，得之，乃以王命召男生。男生懼，不敢歸；男建自為莫離支，發兵討之。男生走保別城，使其子獻誠詣闕求救。六月，壬寅，以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遼東道安撫大使，將兵救之；以獻誠為右武衛將軍，使為鄉導。又以右金吾衛將軍龐同善、營州都督高侃為行軍總管，同討高麗。

秋，七月，乙丑朔，徙殷王旭輪為豫王。以大司憲兼檢校太子左中護劉仁軌為右相。

初，仁軌為給事中，按畢正義事，李義府怨之，出為青州刺史。會討百濟，仁軌當浮海運糧，時未可行，義府督之，遭風失船，丁夫溺死甚眾，命監察御史袁異式往鞫之。義府謂異式曰：「君能辦事，勿憂無官。」異式至，謂仁軌曰：「君與朝廷何人為仇，宜早自為計。」仁軌曰：「仁軌當官不職，國有常刑，公以法斃之，無所逃命。若使遽自引決以快仇人，竊所未甘！」乃具獄以聞。異式將行，仍自掣其鎖。獄上，義府言於上曰：「不斬仁軌，無以謝百姓。」舍人源直心曰：「海風暴起，非人力所及。」上乃命除名，以白衣從軍自效。義府又諷劉仁願使害之，仁願不忍殺。及為大司憲，異式懼，不自安，仁軌瀝觴告之曰：「仁軌若念疇昔之事，有如此觴！」仁軌既知政事，異式尋遷詹事丞；時論紛然，仁軌聞之，遽薦為司元大夫。監察御史杜易簡謂人曰：「斯所謂矯枉過正矣！」

八月，辛丑，司元太常伯兼檢校左相竇德玄薨。

初，武士擭娶相里氏，生男元慶、元爽；又娶楊氏，生三女，長適越王府法曹賀蘭越石，次皇后，次適郭孝慎。士擭卒，元慶、元爽及士擭兄子惟良、懷運皆不禮於楊氏，楊氏深銜之。越石、孝慎及孝慎妻並早卒，越石妻生敏之及一女而寡。后既立，楊氏號榮國夫人，越石妻號韓國夫人，惟良自始州長史超遷司衛少卿，懷運自瀛州長史遷淄州刺史，元慶自右衛郎將為宗正少卿，元爽自安州戶曹累遷少府少監。榮國夫人嘗置酒，謂惟良等曰：「頗憶疇昔之事乎？今日之榮貴復何如？」對曰：「惟良等幸以功臣子弟，早登

宦籍，揣份量才，不求貴達，豈意以皇后之故，曲荷朝恩，夙夜憂懼，不為榮也。」榮國不悅。皇后乃上疏，請出惟良等為遠州刺史，外示廉抑，實惡之也。於是以惟良檢校始州刺史，元慶為龍州刺史，元爽為濠州刺史。元慶至州，以憂卒。元爽坐事流振州而死。

韓國夫人及其女以后故出入禁中，皆得幸於上。韓國尋卒，其女賜號魏國夫人。上欲以魏國為內職，心難后，未決，后惡之。會惟良、懷運與諸州刺史詣泰山朝覲，從至京師，惟良等獻食。后密置毒醢中，使魏國食之，暴卒，因歸罪於惟良、懷運，丁未，誅之，改其姓為蝮式。懷運兄懷亮早卒，其妻善氏尤不禮於榮國，坐惟良等沒入掖庭，榮國令後以他事束棘鞭之，肉盡見骨而死。

九月，龐同善大破高麗兵，泉男生帥眾與同善合。詔以男生為特進、遼東大都督，兼平壤道安撫大使，封玄菟郡公。

戊子，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廣平宣公劉祥道薨，子齊賢嗣，齊賢為人方正，上甚重之，為晉州司馬。將軍史興宗嘗從上獵苑中，因言晉州產佳鷂，劉齊賢今為司馬，請使捕之。上曰：「劉齊賢豈捕鷂者邪！卿何以此待之！」

冬，十二月，己酉，以李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兼安撫大使，以司列少常伯安陸郝處俊副之，以擊高麗。龐同善、契苾何力並為遼東道行軍副大總管兼安撫大使如故；其水陸諸軍總管並運糧使竇義積、獨孤卿雲、郭待封等，並受勣處分。河北諸州租賦悉詣遼東給軍用。待封，孝恪之子也。

勣欲與其婿京兆杜懷恭偕行，以求勳效。懷恭辭以貧，勣贍之；復辭以無奴馬，又贍之。懷恭辭窮，乃亡匿岐陽山中，謂人曰：「公欲以我立法耳。」勣聞之，流涕曰：「杜郎疏放，此或有之。」乃止。

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之上乾封二年（丁卯，公元六六七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上耕籍田，有司進耒耜，加以雕飾。上曰：「耒耜農夫所執，豈宜如此之麗！」命易之。既而耕之，九推乃止。

自行乾封泉寶錢，穀帛踴貴，商賈不行，癸未，詔罷之。

二月，丁酉，涪陵悼王愔薨。

辛丑，復以萬年宮為九成宮。生羌十二州為吐蕃所破，三月，戊寅，悉廢之。

上屢責侍臣不進賢，眾莫敢對。司列少常伯李安期對曰：「天下未嘗無賢，亦非群臣敢蔽賢也。比來公卿有所薦引，為讒者已指為朋黨，滯淹者未獲伸，而在位者先獲罪矣，是以各各杜口耳。陛下果推至誠以待之，其誰不願舉所知！此在陛下，非在群臣也。」上深以為然。安期，百藥之子也。

夏，四月，乙卯，西台侍郎楊弘武、戴至德、正諫大夫兼東台侍郎李安期、東台舍人昌樂張文瓘、司列少常伯兼正諫大夫河北趙仁本並同東西台三品。弘武，素之弟子；至德，胄之兄子也。時造蓬萊、上陽、合璧等宮，頻征伐四夷，廄馬萬匹，倉庫漸虛，張文瓘諫曰：「隋鑒不遠，願勿使百姓生怨。」上納其言，減廄馬數千匹。

秋，八月，己丑朔，日有食之。

辛亥，東台侍郎同東西台三品李安期出為荊州長史。

九月，庚申，上以久疾，命太子弘監國。

辛未，李勣拔高麗之新城，使契苾何力守之。勣初度遼，謂諸將曰：「新城，高麗西邊要害，不先得之，餘城未易取也。」遂攻之，城人師夫仇等縛城主開門降。勣引兵進擊，一十六城皆下之。龐同善、高侃尚在新城，泉男建遣兵襲其營，左武衛將軍薛仁貴擊破之。侃進至金山，與高麗戰，不利，高麗乘勝逐北，仁貴引兵橫擊之，大破高麗，斬首五萬餘級，拔南蘇、木底、蒼巖三城，與泉男生軍合。

郭待封以水軍自別道趣平壤，勣遣別將馮師本載糧仗以資之。師本船破，失期，待封軍中饑窘，欲作書與勣，恐為虜所得，知其虛實，乃作離合詩以與勣。勣怒曰：「軍事方急，何以詩為？必斬之！」行軍管記通事舍人河南元萬頃為釋其義，勣乃更遣糧仗赴之。萬頃作《檄高麗文》，曰「不知守鴨綠之險。」泉男建報曰：「謹聞命矣！」即移兵據鴨綠津，唐兵不得渡。上聞之，流萬頃於嶺南。

郝處俊在高麗城下，未及成列，高麗奄至，軍中大駭。處俊據胡床，方食干□，潛簡精銳，擊敗之，將士服其膽略。

冬，十二月，甲午，詔：「自今祀昊天上帝、五帝、皇地示氏、神州地示氏，並以高祖、太宗配，仍合祀昊天上帝、五帝於明堂。」

是歲，海南獠陷瓊州。

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之上總章元年（戊辰，公元六六八年）

春，正月，壬下，以右相劉仁軌為遼東道副大總管。

二月，壬午，李勣等拔高麗扶餘城。薛仁貴既破高麗於金山，乘勝將三千人將攻扶餘城，諸將以其兵少，止之。仁貴曰：「兵不必多，顧用之何如耳。」遂為前鋒以進，與高麗戰，大破之，殺獲萬餘人，遂拔扶餘城。扶餘川中四十餘城皆望風請服。

侍御史洛陽賈言忠奉使自遼東還，上問以軍事，言忠對曰：「高麗必平。」上曰：「卿何以知之？」對曰：「隋煬帝東征而不克者，人心離怨故也；先帝東征而不克者，高麗未有釁也。今高藏微弱，權臣擅命，蓋蘇文死，男建兄弟內相攻奪，男生傾心內附，為我鄉導，彼之情偽，靡不知之。以陛下明聖，國家富強，將士盡力，以乘高麗之亂，其勢必克，不俟再舉矣。且高麗連年饑饉，妖異屢降，人心危駭，其亡可翹足待也。」上又問：「遼東諸將孰賢？」對曰：「薛仁貴勇冠三軍；龐同善雖不善鬥，而持軍嚴整；高侃勤儉自處，忠果有謀；契苾何力沉毅能斷，雖頗忌前，而有統御之才；然夙夜小心，忘身憂國，皆莫及李勣也。」上深然其言。

泉男建復遣兵五萬人救扶餘城，與李勣等遇於薛賀水，合戰，大破之，斬獲三萬餘人，進攻大行城，拔之。

朝廷議明堂制度略定，三月，庚寅，赦天下，改元。

戊寅，上幸九成宮。夏，四月，丙辰，彗星見於五車。上避正殿，減常膳，撤樂。許敬宗等奏請復常，曰：「彗見東北，高麗將滅之兆也。」上曰：「朕之不德，譴見於天，豈可歸咎小夷！且高麗百姓，亦朕之百姓也。」不許。戊辰，彗星見。

辛巳，西台侍郎、同東西台三品楊弘武薨。

八月，辛酉，卑列道行軍總管、右威衛將軍劉仁願坐征高麗逗留，流姚州。

癸酉，車駕還京師。

九月，癸巳，李勣拔平壤。勣既克大行城，諸軍出他道者皆與勣會，進至鴨綠柵，高麗發兵拒戰，勣等奮擊，大破之，追奔二百餘里，拔辰夷城，諸城遁逃及降者相繼。契苾何力先引兵至平壤城下，勣軍繼之，圍平壤月餘，高麗王藏遣泉男產帥首領九十八人，持白幡詣勣降，勣以禮接之。泉男建猶閉門拒守，頻遣兵出戰，皆敗。男建以軍事委僧信誠，信誠密遣人詣勣，請為內應。後五日，信誠開門，勣縱兵登城鼓噪，焚城四周，男建自刺，不死，遂擒之。高麗悉平。

冬，十月，戊午，以烏茶國婆羅門盧迦逸多為懷化大將軍。逸多自言能合不死藥，上將餌之。東台侍郎郝處俊諫曰：「修短有命，非藥可延。貞觀之末，先帝服那羅邇娑婆寐藥，竟無效；大漸之際，名醫不知所為，議者歸罪娑婆寐，將加顯戮，恐取笑戎狄而止。前鑒不遠，願陛下深察。」上乃止。

李勣將至，上命先以高藏等獻於昭陵，具軍容，奏凱歌，入京師，獻於太廟。十二月，丁巳，上受俘於含元殿。以高藏政非己出，赦以為司平太常伯、員外同正。以泉男產為司宰少卿，僧信誠為銀青光祿大夫，泉男生為右衛大將軍。李勣以下，封賞有差。泉男建流黔州，扶餘豐流嶺南，分高麗五部、百七十六城、六十九萬餘戶，為九都督府、四十二州、百縣，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之。擢其酋帥有功者為都督、刺史、縣令，與華人參理。以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檢校安東都護，總兵二萬人以鎮撫之。

丁卯，上祀南郊，告平高麗，以李勣為亞獻。己巳，謁太廟。

渭南尉劉延祐，弱冠登進士第，政事為畿縣最。李勣謂之曰：「足下春秋甫爾，遽擅大名，宜稍自貶抑，無為獨出人右也。」

時有敕，征遼軍士逃亡，限內不首及首而更逃者，身斬，妻子籍沒。太子上表，以為：「如此之比，其數至多。或遇病不及隊伍，怖懼而逃；或因樵采為賊所掠；或渡海漂沒；

或深入賊庭，為所傷殺。軍法嚴重，同隊恐並獲罪，即舉以為逃，軍旅之中，不暇勘當，直據隊司通狀關移所屬，妻子沒官，情實可哀。《書》曰：『與其殺不辜，寧失不經。』伏願逃亡之家，免其配沒。」從之。甲戌，司戎太常伯姜恪兼檢校左相，司平太常伯閻立本守右相。

是歲，京師及山東、江、淮旱、饑。

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之上總章二年（己巳，公元六六九年）

春，二月，辛酉，以張文瓘為東台侍郎，以右肅機、檢校太子中護譙人李敬玄為西台侍郎，並同東西台三品。先是同三品不入銜，至是始入銜。

癸亥，以雍州長史盧承慶為司刑太常伯。承慶嘗考內外官，有一官督運，遭風失米，承慶考之曰：「監運損糧，考中下。」其人容色自若，無言而退。承慶重期雅量，改注曰：「非力所及，考中中。」既無喜容，亦無愧詞。又改曰：「寵辱不驚，考中上。」

三月，丙戌，東台侍郎郝處俊同東、西台三品。

丁亥，詔定明堂制度：其基八觚，其宇上圓，覆以清陽玉葉，其門牆階級，窗櫺楣柱，柳棨枅栱，皆法天地陰陽律歷之數。詔下之後，眾議猶未決，又會饑饉，竟不果立。

夏，四月，己酉朔，上幸九成宮。

高麗之民多離叛者，敕徙高麗戶三萬八千二百於江、淮之南，及山南、京西諸州空曠之地，留其貧弱者，使守安東。

六月，戊申朔，日有食之。

秋，八月，丁未朔，詔以十月幸涼州。時隴右虛耗，議者多以為未宜游幸。上聞之，辛亥，御延福殿，召五品已上謂曰：「自古帝王，莫不巡守，故朕欲巡視遠俗。若果為不可，何不面陳，而退有後言，何也？」自宰相以下莫敢對。詳刑大夫來公敏獨進曰：「巡守雖帝王常事，然高麗新平，餘寇尚多，西邊經略，亦未息兵。隴右戶口凋弊，鑾輿所至，供億百端，誠為未易。外間實有竊議，但明制已行，故群臣不敢陳論耳。」上善

其言，為之罷西巡。未幾，擢公敏為黃門侍郎。

甲戌，改瀚海都護府為安北都護府。

九月，丁丑朔，詔徙吐谷渾部落就涼州南山。議者恐吐蕃侵暴，使不能自存，欲先發兵擊吐蕃。右相閻立本以為去歲饑歉，未可興師。議久不決，竟不果徙。

庚寅，大風，海溢，漂永嘉、安固六千餘家。

冬，十月，丁巳，車駕還京師。

十一月，丁亥，徙豫王旭輪為冀王，更名輪。

司空、太子太師、英貞武公李勣寢疾，上悉召其子弟在外者，使歸侍疾。上及太子所賜藥，勣則餌之；子弟為之迎醫，皆不聽進，曰：「吾本山東田夫，遭值聖明，致位三公，年將八十，豈非命邪！修短有期，豈能復就醫工求活！」一旦，忽謂其弟司衛少卿弼曰：「吾今日小愈，可共置酒為樂。」於是子孫悉集，酒闌，謂弼曰：「吾自度必不起，故欲與汝曹為別耳。汝曹勿悲泣，聽我約束。我見房、杜平生勤苦，僅能立門戶，遭不肖子，蕩覆無餘。吾有此子孫，今悉付汝。葬畢，汝即遷入我堂，撫養孤幼，謹察視之。其有志氣不倫，交遊非類者，皆先撾殺，然後以聞。」自是不復更言。十二月，戊申，薨。上聞之悲泣，葬日，幸未央宮，登樓望輀車慟哭。起塚象陰山、鐵山、烏德鞬山，以旌其破突厥、薛延陀之功。

勣為將，有謀善斷；與人議事，從善如流。戰勝則歸功於下，所得金帛，悉散之將士，故人思致死，所向克捷。臨事選將，必訾相其狀貌豐厚者遣之。或問其故，勣曰：「薄命之人，不足與成功名。」閨門雍睦而嚴。其姊嘗病，勣已為僕射，親為之煮粥。風回，熱其鬚鬢。姊曰：「僕妾幸多，何自苦如是！」勣曰：「非為無人使令也，顧姊老，勣亦老，雖欲久為姊煮粥，其可得乎！」勣常謂人：「我年十二三時為亡賴賊，逢人則殺。十四五為難當賊，有所不愜則殺人。十七八為佳賊，臨陳乃殺之。二十為大將，用兵以救人死。」勣長子震早卒，震子敬業襲爵。

時承平既久，選人益多，是歲，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與員外郎張仁示韋，設長名姓歷榜，引銓注之法。又定州縣升降、官資高下。其後遂為永制，無能革之者。

大略唐之選法，取人以身、言、書、判，計資量勞而擬官。始集而試，觀其書、判；已試而銓，察其身、言；已銓而注，詢其便利；已注而唱，集眾告之。然後類以為甲，先簡僕射，乃上門下，給事中讀，侍郎省，侍中審之，不當者駁下。既審，然後上聞，主者受旨奉行，各給以符，謂之告身。兵部武選亦然。課試之法，以騎射及翹關、負米。人有格限未至，而能試文三篇，謂之宏詞，試判三條，謂之拔萃，入等者得不限而授。其黔中、嶺南、閩中州縣官，不由吏部，委都督選擇士人補授。凡居官以年為考，六品以下，四考為滿。

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之上咸亨元年（庚午，公元六七零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丁丑，右相劉仁軌請致仕；許之。

三月，甲戌朔，以旱，赦天下，改元。

丁丑，改蓬萊宮為含元宮。

壬辰，太子少師許敬宗請致仕；許之。

敕突厥酋長子弟事東宮。西台舍人徐齊聃上疏，以為：「皇太子當引文學端良之士置左右，豈可使戎狄丑類入侍軒闥！」又奏：「齊獻公即陛下外祖，雖子孫有犯，豈應上延祖禰！今周忠孝公廟甚修，而齊獻公廟毀廢，不審陛下何以垂示海內，彰孝理之風！」上皆從之。齊聃，充容之弟也。

夏，四月，吐蕃陷西域十八州，又與于闐襲龜茲撥換城，陷之。罷龜茲、于闐、焉耆、疏勒四鎮。辛亥，以右衛大將軍薛仁貴為邏娑道行軍大總管，左衛員外大將軍阿史那道真、左衛將軍郭待封副之，以討吐蕃，且援送吐谷渾還故地。

庚午，上幸九成宮。

高麗酋長劍牟岑反，立高藏外孫安舜為主。以左監門大將軍高侃為東州道行軍總管，發兵討之，安舜殺劍牟岑，奔新羅。

六月，壬寅朔，日有食之。

秋，八月，丁巳，車駕還京師。

郭待封先與薛仁貴並列，及征吐蕃，恥居其下，仁貴所言，待封多違之。軍至大非川，將趣烏海，仁貴曰：「烏海險遠，軍行甚難，輜重自隨，難以趨利；宜留二萬人，為兩柵於大非嶺上，輜重悉置柵內，吾屬帥輕銳，倍道兼行，掩其未備，破之必矣。」仁貴帥所部前行，擊吐蕃於河口，大破之，斬獲甚眾，進屯烏海以俟待封。待封不用仁貴策，將輜重徐進，未至烏海，遇吐蕃二十餘萬，待封軍大敗，還走，悉棄輜重。仁貴退屯大非川，吐蕃相論欽陵將兵四十餘萬就擊之，唐兵大敗，死傷略盡。仁貴、待封與阿史那道真並脫身免，與欽陵約和而還。敕大司憲樂彥瑋即軍中按其敗狀，械送京師，三人皆免死除名。

欽陵，祿東贊之子也，與弟贊婆、悉多於、勃論皆有才略。祿東贊卒，欽陵代之秉政，三弟將兵居外，鄰國畏之。

關中旱，饑。九月，丁丑，詔以明年正月幸東都。

甲申，皇后母魯國忠烈夫人楊氏卒，敕文武九品以上及外命婦並詣宅吊哭。

閏月，癸卯，皇后以久旱，請避位；不許。

壬子，加贈司徒周忠孝公武士彠為太尉、太原王，夫人為王妃。

甲寅，以左相姜恪為涼州道行軍大總管，以御吐蕃。

冬，十月，乙未，太子右中護、同東西台三品趙仁本為左肅機，罷政事。

庚寅，詔官名皆復舊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